

危情游戏

WEIQING YOUXI

达然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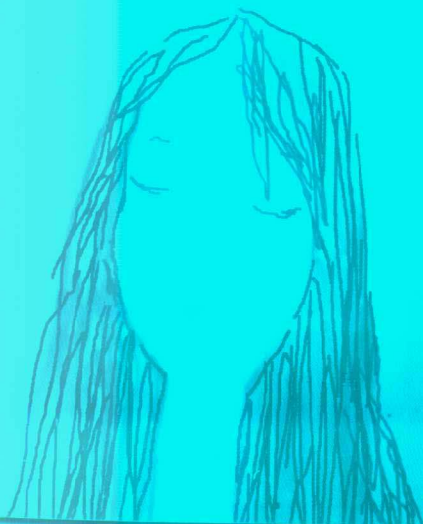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危情游戏

WEIQING YOUXI

达 然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达然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危情游戏/达然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4.1

ISBN 7-5313-2625-6

I. 危… II. 达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7915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×203mm

印张: 9.75 插页: 2

字数: 227 千字

印数: 1—10 000 册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杨 顺

责任校对: 宋嘉哲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后来我们只能各自逃亡。

我们谁也没想到那会成为一种令人恐惧的职业。水莲在精神病院的样子，至今让我心惊不已。她父亲的被害给她造成的创伤一生难平。那段时间，我和程皓常去医院看她，刚开始时，她并不认识我们，等她可以认出我们时，我们却不敢面对她茫然的目光。

就像《创世纪》那样，上帝说，有光吧，于是日月就出现了；上帝又说，人类要管理啊，于是飞禽走兽都屈服了，结果人类后来把它们都差不多吃光了。作为女人，我敬畏这种伟大的发明，但我被女人的直觉吓坏了。当有个声音对我说，有人要死了，结果水莲的父亲就被人残忍地杀害了，鲜血一直流到屋外的过道里，踩着血脚印进进出出，有的还走出老远。那些血脚印在过道里纵横交错，鲜血在彼此问候之下，才知道本来是从同一个人的头上流出的血，于是做恍然大悟状，好像是失散多年的兄弟重逢一样，人们几乎听到了它们微弱的叫声和问候声。在这时候，所有的人也都惊叫起来，惊讶于自己身边也会发生悲惨的血案；有个声音又对我说，有人要疯了，结果水莲就疯了，残酷的精神折磨使她





迅速消瘦了下来，双眼像在没有蒸熟的馒头上按下去的两粒黑枣，没有一点光泽，陷进去却又要蹦出来的样子。不仅是眼睛，她的五官似乎都变了样，在她苍白的面容上，原本灵动非常的五官都呆滞着，仿佛是被寒风滞留在茫茫雪海中的可怜的垂死的小动物；当那个声音又对我说，你要哭泣了，我吓呆了，在恐惧中度日如年，几乎真要绝望了。我怒吼着：你让我现在就大声哭吧，所有的事情都一齐来，不要让我在恐惧中等待着新的恐惧。

我害怕这种直觉，害怕脑海中出现那种轰然作响的声音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开始不停地做噩梦，醒来时我发现，我的泪水和汗水搅在了一起，它们浸透了枕巾，把枕头弄得湿漉漉的。盗汗的人可能都有过那种感觉，但我的感觉和盗汗并不是完全一样。有的人夜半内急时用尿壶接尿，可在往地上放尿壶时，却笨拙地把尿壶碰倒在床上，尿液最终还是洒了一床单，连褥子都湿透了，我的心情大约就是那样子的……

想起水莲，想起我们自己，我和程皓都有一种深深地负罪感，因为这一切都祸起陪聊。

我们俩谈起陪聊生涯时，都感到这是心头一块驱之不散的阴影。



程皓得到方楚楚的真实故事时，就是一个阴沉得让人透不过气的黄昏。这个北方城市的早春，只有狂风漫卷着黄土，雨贵如油，但那个黄昏正悠悠地酝酿着。春风已吹来了北归的水鸟，他们俩坐在公园的湖边，看倦鸟一只只游回湖心岛，湖面上漂着吃剩的食渣。

方楚楚是程皓的第一个年轻女性客户。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，她对程皓说心情而不说故事，她引用了很多故事，但没有自己的故事。程皓感觉，她的心情特别沉重，就像风中，方楚楚的白色风衣覆盖在程皓的身上，方楚楚的沉重，也压在了程皓的身上。又像那个湖心岛，对于那个小小的湖来讲，湖心岛几乎把湖压成了一个日环食。

这一次，程皓实在忍不住了，问：“说点实话，也许会对你好点。”

方楚楚笑问：“你非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程皓说：“对，因为你笑着说话，挺假的。”

方楚楚笑出了声：“你们搞情感陪护的，都像你这么傻吗？”

程皓说：“是我在问你，到今天都第三次了。”

方楚楚盯了程皓老一阵，说：“好吧，就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事，我爱上一个人。”

程皓说：“这是好事。”

方楚楚说：“我爱上一个有老婆的人。”

程皓说：“真就俗了。”

方楚楚苦笑：“他很有钱。”

程皓点点头：“所以，你现在也很有钱。”

方楚楚哭笑不得：“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你以为我是为了钱吗？”

程皓问：“那你，为什么现在还很痛苦？”

方楚楚瞪着程皓：“谁告诉你我很痛苦？”

程皓指着自己的眼：“你的眼。”

方楚楚开始苦笑。既然一个女人已经用眼睛告诉了别人，何苦再用嘴巴遮掩。她乐意把真实的故事告诉一个傻男孩。她告诉程皓，她只是发疯似的爱过他，却发现他是在耍自己，他对一百个女孩子说“我只爱你一个人”，她现在不爱他了，后悔了。面对这样一个故事，程皓开出的药方是让方楚楚离开那个男人。

方楚楚叫道：“世上有这么好的事吗？玩过了就走，你们男人就这么霸道吗？”

程皓说：“长痛不如短痛。”

方楚楚冷笑：“不，我要报仇，这个毁灭我青春的人。”

程皓惊道：“报仇？”

方楚楚说：“他确实有钱。我以各种借口向他要钱，离开他以后，钱要足够我花，房产也是我的，因为房产证上一直就是我的名字。”

程皓说：“哦，这不是报仇，这是买卖。”

方楚楚稍大声说：“你少侮辱我！”

程皓低下了头：“对不起，是你先提到钱的。”

方楚楚冷冷地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得发誓，不要对别人说。”

程皓说：“这是我们做陪聊的纪律。”

方楚楚说：“我刚刚偷偷怀上了他的孩子。我会悄悄地离开这个城市，生下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是他生活中的定时炸弹。我曾经问过他，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，在外头生个孩子，他说，他不想给自己添乱。”

程皓大惊，下意识地看方楚楚的身体：“孩子？”

方楚楚咬牙切齿：“这个孩子注定是他父亲的天敌！我要搅乱他的生活。”

程皓大皱眉头：“可你这样做会毁了自己。”

方楚楚说：“玉石俱焚。”

看方楚楚精巧的嘴里说出“报仇”这两个字，程皓一时竟以为这是一个玩笑。就像我们抚摸一个价值连城的古瓶，惊叹于它的美丽和精致，谁会想到，它已经中了某种魔咒，随时都准备砸向它的仇家。

程皓盯着方楚楚：“你不可以做那样的女人，绝对不能。”

方楚楚笑问：“那你说，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女人？”

程皓说：“离开他，过正常人的生活。”

方楚楚再次大叫：“这么说，连你也认为我不是正常人，对吧？”

程皓低下了头：“我……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你应该过得很幸福。”



方楚楚冷笑：“很幸福？我也想啊，可谁会接受我呢，是你吗？”

程皓脸一红：“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方楚楚转而微笑：“害怕了吧？和你聊天很愉快，不过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”

临别时，程皓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让你那么干的。”

方楚楚摇摇头说：“你别想改变我。”

方楚楚回到家，打开电视，胡乱转换了一通频道，马上又关掉。回到卧室，换上睡衣，半躺在床上，打开一本情感小说，翻着翻着，突然扔到床头柜上，抓起电话飞快地按着号码。

方楚楚娇声说：“这两天天气不错，明天陪我逛会儿街吧。”

“我明天上午有个重要会议。”

方楚楚说：“开会，开会，总是开会。那下午呢？”

“下午要见一个客户。”

方楚楚眼中已有了泪水：“你想让我待在屋子闷死啊？”

“你自己去吧，折子上还有钱吗？”

方楚楚说：“自己去就自己去，没钱了啊。”

“别生气了，我给你打进去两万，过两天再去陪你。”

方楚楚说：“太小气了，请别人吃顿饭还好几千呢。”

“好好好，再多一点，别耍小孩子脾气了。”

方楚楚握着电话，眼泪无声地掉在话筒上。



陪聊，让我这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很快熟悉了钞票。在认识钞票以后不久，我就认识了男人。后来我才弄懂，作为女人，如果不幸喜欢这两种东西，想把这两种东西都真实地据为己有，可能是坐船要上珠穆朗玛峰。

那个男人，是我所接触过的最大方的客户。一天下午，他和我第一次聊天后，我把那五张大钞轻轻夹起的时候，我绝没有想到，会是那样一个后果。从那以后，我只要看到警匪片就会想起那个人，就会浑身发抖。

在影视剧里，有专业的化妆师和导演，无论演员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，哪怕与角色水火不容，也能以假乱真，乱出一堆追星族来。在生活中，有些人已经有足够的财力和智商，策划随心所欲的角色。在刚认识他时，连他每一根头发的飘动，我都认为是现代绅士的飘动，不过，是敬慕，不是爱恋。而他呢，事后我才知道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就是想让我爱恋。

最后一次，他谈他的家世，谈他的公司，谈对人生的理解，也谈他的个人情感。我感到这一次聊得有点别扭，这才发现，在他来时的车里，好像还坐着两个粗壮而冷漠的人。



在谈到他的个人情感时，他轻轻地环住我的肩。眼神虽温柔，但已是一种邪恶的温柔。

我惊得躲开。他笑道：“我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女朋友。”

我说：“我很敬慕你，但我不可能爱所有的单身男子。”

他有点失落，笑得更厉害了些：“好，说得太好了。但我和别人不一样。”

我的心已经发慌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他再现温柔，说：“你有点害怕了？我还是送你回去吧。”

他亲自驾车，我坐在副驾位上。后座的那两个人让我不寒而栗。他开口了：“何婷婷，我和别人不一样，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我答：“不知道。”

他哈哈大笑：“说实话吧，我虽然没有女朋友，但我喜欢女孩子，尤其是清纯美丽的女孩子。让她们不再清纯，让淑女变成荡妇，是我的伟大任务。我告诉你，还没有一个女孩子，在我喜欢上她的时候，她却不喜欢我。”

听完这话，我几乎软在座椅中。多少天来，他表演得可真好啊。我强撑着说：“我想下车。”

他听了以后，可能觉得很好笑，突然伸手在我脸上摸了一把：“没那么容易的事啊，你知道我为你费了多大心思？你是第一个不上钩的女孩子，好玩啊。”

车开进一个宾馆，他拿一个硬东西顶在我的后腰，让我乖乖听话。我的第一感觉，那一定是把枪，吓得没敢吱声。他挟持着我，把我推进一个房间，附在我耳边说：“何小姐，我想把这里变成洞房。看看，大红的地毯和窗帘，多有情调。我很喜欢你的犟劲，但我想等到你不犟的时候，再入

洞房。要不，我也不快乐，你也不舒服。”

临走时，他又回头说：“差点儿忘了告诉你，门口有两个大汉。如果你实在想不通，我也不喜欢强求，就让给他俩了，那两个大汉喜欢来硬的。记住，一下午的时间，好好想想。”

他关门而去，我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门口的两个大汉时不时地说一两句话，嘻嘻哈哈的。我浑身颤抖着来到窗口，窗户上竟然有防护栏，往下一看，发现这里至少是十层。我环视屋内，这里面没有电话，我的手机也被拿走了。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和外界联系。我突然感到后悔了，后悔得哭出声来。陪聊陪到这种地步，我开始后悔当初的天真。

时间在一点点过去。我恨透了这个东西，他太歹毒了，也太聪明了，如果我不从，门口的这两个大汉就……这算什么事儿呢？我坐在沙发上呆呆地想，我记得电视里常有把窗帘撕成布条逃生的，我身上倒是有一把小剪刀，可这屋子是十层啊，还有防护栏，我根本出不去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真是活见鬼了。看来，这里是专门用来关人的。

估计，除了自杀，他们不用担心我什么。可我舍不得自杀，我才活了这么大一点，我想活着。

大约过了两个小时，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我拿出小剪刀，轻轻爬上去，哆嗦着把窗帘剪下三条，两短一长，短的也有两米长。两条短的，我把它们挨着挂在防护栏上，上下绑好，是两个大大的“1”字，一条长的，在防护栏上绕成“0”形。站在门口看了看，觉得不错。干完了这一切，我累得趴在床上。我想，就听天由命吧。窗帘火红火红的，任何一个路过的，只要往上看，都会看成一个大大的“110”。如果动点脑筋，就该想到是求救的信号。



我还有一线希望。我和同样干陪聊的水莲有约在先，有陪聊任务时，我们一小时通一次电话，只是随便找个理由说话，以报平安。假如没有通电话，就是有危险。我想，这会儿，水莲肯定打不通我的电话。在这之前，我们还没遇到过危险，她是否能意识到什么？

我默默地祈祷着。

万幸的是，有一个人还真往上看。事后，我才知道，他走在路上，一直有往上看习惯。因为他对这个城市代表财富的东西，比如银行，比如高楼大厦，一直情有独钟，甚至有着畸形的欲望。

他叫刘一德，他看到那火红的“110”时，先是感到奇怪。和隔壁拉着窗帘的房间一比较，他马上想到那是窗帘布，是求救的信号。他没有手机，跑到最近的公用电话亭报了警，说是有人遭到绑架。

警察神速而至。和一辆警车同时到达楼下的，还有另外两辆高级轿车。警察上了楼，很快制服了门口的那两个大汉。见是警察进了屋，我又惊又喜，大哭起来，突然明白了那些被拐卖的妇女，见了警察为什么想哭。

到了楼下，我看到水莲和一个极有风度的长者站在一辆轿车旁。后来我知道，他就是水莲的父亲水清流。警察要带我去做笔录，我对水莲说：“谢谢你。”这时，我看到那个害我的王八蛋也从楼里走出来，满脸赔着恶心的笑，对水清流说：“水总，我真不知道那姑娘是您的朋友。有您出面就行了，我刚准备放人。怎么还……”

说到这，他看一眼警察。水莲没理他，跟在我后头，说

是要陪我去公安局。水清流说：“不是我报的警。想法子认错去吧。”

那个王八蛋显得害怕了，说：“您千万不要告诉我爸爸。”

水清流平静地说：“她是小莲的朋友，你去和小莲说吧。”

后来，水莲从中和了稀泥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除了吓得半死，没出什么事。软弱的我，既不想得罪那种恶人，更不想这事太张扬，也就那么过去了。据水莲说，他们受到了某种处罚。

水莲不肯告诉我，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个王八蛋到底叫什么，是干什么的。

但是从那以后，我知道了水清流的分量。原来，水莲打通我的电话，是一个男的接了一下，就啪地挂断，然后关机。她意识到出事了，马上回去缠她爸爸救我。水清流在水莲左缠右缠之下，答应亲自出马，帮水莲找我。水莲只是告诉他父亲，她的一个朋友，一个心理医生可能在与人谈心时，因为长得特别漂亮，被人控制了。在水清流看来，女儿从来对所谓的朋友都是可有可无的，难得有这么要好的朋友。水清流安排他的手下，给所有精于此道的王八蛋打电话，电话所到之处，莫敢不从。很快他就查出是谁干的这事。

尽管这样，他们还是比刘一德晚了一步。

刘一德在不远处目睹了这一场戏，他既为自己的聪明报警而洋洋自得，又为水莲父女的出现咬牙切齿。他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水莲父女。他不是怕水清流抢功，英雄救美的事，谁也抢不走。刘一德狠狠地盯着水清流，他的目光可以穿到水清流的骨头里。多少年来，他暗暗地观察、研究着水家，可他却只能看着水家的公司越来越大，楼房越盖越高，



而他自己，依然是一贫如洗。

他不知道该不该报仇，也无力报仇，那好像是古代侠义小说里的事。他只是想，清流公司那么大的摊子，那么多的对手，为什么总也没有内忧外患，总也没有一点垮下来的迹象？他曾经到清流公司应聘，但人家从来没有搞过公开招聘，基本上是搞家族式管理。意外的是，他听到公司的人谈起水清流的独生女儿，属于谁都可以追，谁也追不到的主儿，喜欢画个画、弄个音乐什么的。刘一德的心里掠过一丝想法，因为他也喜欢画画。从此，本来只是画着玩的他，狠下一条心苦练起来。他觉得，上天肯定是公平的，会把水清流骗去的那一份，连本带利还给他刘一德。

刘一德的记忆中没有父亲，自从刘一德记事起，他的母亲就一直说：是一个叫水清流的人逼死了他父亲。20世纪80年代，生意场上产生了第一批富户，水清流和刘一德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对。他们合伙做生意，做得非常成功。但水清流早有预谋，在很多法律文书上都做了手脚，突然抽空了款项，一个人卷巨款到南方进货，从此消失了很多年。留给刘一德父亲的，只是一个烂摊子。刘一德的父亲一病不起，最终不治身亡。

刘一德的母亲没有再嫁，她的全部希望都在刘一德身上。刘一德考上大学后，她一直强撑着的身体一下子倒下。临死前，她说这一切都是水清流造成的，念念不忘的还是刘一德要出人头地、要报仇雪恨。

刘一德上大学后，“逼死”的说法在脑海中淡了些。但看到有钱的同学们吆五喝六的，他就在心里头暗骂：就是水清流这个狗东西，让他活得不如别人，生活太糟，起步太

低，没有称心女友，性格怪僻……总之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水清流害的。

按照他母亲的心愿，他学的是经济学。他想重振父亲昔日雄风，把该夺的从水清流手里夺回来。但他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，连起码的资本都没有。

他没想到机会是这样来的。他看着我有点面熟，终于想起曾经在家政所的巷口好几次看到过我。也终于想起，有时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子，原来是水清流的女儿。

这时，他在心底窃笑了。他突然觉得，他搞乱水家的心愿，也许可以实现了。上天真是公平啊，这多少年来，水家的发达和刘家孤子的落魄，是刘一德一直无法面对的残酷。

在水莲加入我们陪聊小组的同时，她就发现了我对程皓的好感。这个发现比程皓还要快好几个月。如果我的示爱本领有水莲的1%，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可惜我们的性格无法置换。

有一次在家政所闲聊，那时候还没有发生我被绑架的事，我只是觉得大开眼界，也有趣极了。

我大发感慨：“陪聊这几个月，我可真是长了见识。”

水莲蜷在沙发上看杂志，笑道：“长见识的还在后头呢。”

我说：“到处都是诱惑，我都快挺不住了。”

水莲说：“你绝对没事的。问题是，程皓能挺得住吗？他对你是不是有点意思？”

我说：“他向我暗示过，可我觉得，时机还不成熟。”

水莲蹦起来，指一指我的身体：“笨蛋，可你的身体成熟了啊。”

我轻轻扭她一下，然后懒懒地说：“陪聊时哪有心情。”

水莲说：“爱情只有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，你等什么？”

我笑着说：“我不信，我要等个一百年的。”

水莲说：“别逗了，抓紧机会爱一把吧。”